

一部关注心灵圣地与精神憩园的小说
一段自我灵魂救赎的漫漫曲音
一位银行家的心灵秘史



银行家

王志强 著

BANKERS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一部关注心灵圣地与精神憩园的小说
一段自我灵魂救赎的漫漫曲音
一位银行家的心灵秘史



银行家

王志强 著

BANKERS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行家 / 王志强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9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)

ISBN 978-7-5339-2882-7

I. 银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093958 号

责任编辑 冯静芳

装帧设计  禾禾工作室

银行家

王志强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170千字

印张 10.25

插页 2

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82-7
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。

——苏苏

201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在汉山寺下易水湖畔徜徉。

碧湖，松杉，蓝天，景致依旧，气息如常。我的目光充盈着回忆，5年之后，我仍不知湖泊中那两只天鹅的性别。我等待一个女子的到来，不经意地，在我背后呵出热息，恍若隔世。

CONTENTS

目 录

- 一/流年 001
- 二/爱情 015
- 三/星系 030
- 四/旅人 041
- 五/角落 058
- 六/命运 071
- 七/憩园 082
- 八/偶然 092
- 九/记忆 104
- 十/雨季 116
- 十一/夜曲 129
- 十二/归途 142

理想与现实之间(后记)154

一/流年

你在世界上是孤独的。

——亨利·米勒《南回归线》

A

我叫马文，英文名 Marvin，37 岁，单身。

如果你早些年来到上海，可能会在“九重天”酒吧里遇见我。通常我不会三五成群，也不会潮人似的与洋妞们高谈阔论。

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待在某个角落。高脚椅。绿色的透明玻璃。再要一杯威士忌，如“宝尔莫”17 年。

我可以感受到远离喧嚣的悬浮。无论周遭环境如何，我总能在音乐中找到思绪的落脚点，这是我养气的地方。

那时，我还在上海一家股份制银行担任信贷部副总经理，每天打仗似的穿梭于客户之间。只有到了深夜，应酬完毕，我才可以“九重天”，甚至“唐风屋”、“353”这样无名的酒吧里找到精神憩园。

我在上海一共待了 14 年，仕途顺畅，在 S 银行总部从普通职员一直做到信贷部副总。但现在，我的身份是 S 银行浙江南城分行的行长。

你知道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。单身都可以成为职场人事调整的一个理由。有一天，总部领导对我说，基于你目前仍然单身，由此你成为我们在浙江南城设行的最佳人选。

去南城，我没有不乐意的地方。叔叔家就在离南城 30 公里远的乡村，我也算是南城人。

年少的时候，我还住过叔叔家潮湿的木屋。屋子门前有一条清河。偶尔，我会倚在窗口凝视漂浮的藻类，陷入沉思。

我时常会看见未来的我，站在某个角落，独自怀想。我甚至见到了自己的

父母,虽然有生以来我从未见过。

“他们都去了别处。这个地方我们迟早也要去。”叔叔曾这样告诉我。那时,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最不愿忆及的就是我的父母。然而他们不仅在梦中出现,还在我孤寂的时分出现。

我时常看见两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,站在屋檐下朝我微笑,我禁不住叫道:“爹!”我还未喊出“娘”的声音,叔叔就从旁边过来,塞给我一团年糕,道:“明天随我上坟去吧。”

我知道这是幻影。我握着手中温热的年糕,轻轻叹息一声,呵出的热息在空气里瞬间消逝。后来我知道,这些影影绰绰的影子与幻想,就是思念。

日子像河流里漂浮的藻类,都会随流而去,这是我长大后对人事的认知。这必须感谢叔叔和我的堂弟马悦。虽然叔叔养育我,待我如亲儿,可我从未叫过他一声“爹”,这于我是神圣的称呼,我甚至不敢独自一人喊出这个字,唯恐一不小心,泪水夺眶而出。

许多年以来,我一直自忖,我的精神世界是双性的。我总是喜欢繁华与清寂共融,喜欢喧闹与独处并存。在一定程度上,马悦是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。

马悦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山寨大王,浑身带着侠义。他会做火柴枪,用粗铁丝把两节自行车链条捆绑起来,找来一根坚硬的铁丝做撞针,扯上橡皮筋,再将一根火柴塞入链条的小孔中,就可以啪的一声,射出一枚火柴。

大雪初临的早晨,在上学之前,我背着婶婶做的旧书包,跟在马悦的后头,看他如何一枪又一枪将火柴射到河边的杉树上。马悦的枪法比我好,但打人我比马悦要强。有次与邻居发生了争执,我抓过他的枪,在男孩转身的时分,朝高一头的男孩颈上放了一枪,一枚火柴就射入了邻居家孩子的颈部。我清晰记得那枚火柴,笔直笔直地在他的颈上抖动。

男孩哇哇乱哭。我心慌了,因为我不是马悦,他捅娄子算是家常便饭。这时,马悦抢过了我的枪,大声叫嚷:“不怕死的过来。”

男孩伤势并不太重,事情却闹大了。马悦说那一枪是他放的,他说这话时,双方大人、老师都站在身旁,他没有丝毫害怕,只是眼睛盯着我。我懦弱地站在那儿,一声不吭,不知所措。

马悦10岁之前掉入河中3次,次次被乡邻救起。叔叔不太管他,让他在河里折腾,10岁之后,已不需要再叫人来救援了,他已是村里有名的浪里白条。

我是极其欣赏马悦的。下不了水,我只好在家门口的河埠头捉虾,因此也掉到河里过一次,那次是叔叔亲自来救的。他从不让我在河边走动,因此,当听到邻人大喊我掉到门前的河里时,叔叔扔下正在捆扎的稻草,像一枚炮弹似的飞入河中。

我湿漉漉地被救上岸时，婶婶将我俯卧在她的腿上，将肚子里的水倒出来。我生命无忧，叔叔却丢失了一只皮鞋。马悦说，娘不高兴了，因为爹把结婚时买的一只皮鞋掉在河里了。

那双鞋还能叫皮鞋吗？鞋帮都前开口后开口了，鞋面磨得像是两块砂皮。但看得出叔婶是看中这双鞋子的，事后叔叔又跃入河里去找了两次，结果他只摸起了一把螺蛳。

“这鞋跑得可真快。”叔叔抱怨道。当他无可奈何地爬上岸时，我递给他一块毛巾。我说：“叔，长大了我给你买双新的。”叔叔又黑又糙的脸上露出笑容来，他重重地摸了摸我的头。

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因为我时常觉得自己是漂浮在空中的。当我独自躲进心灵一隅，思念就会像青藤般爬满记忆，我浑身软软的没有力气，只感觉到生的无聊。

这时，叔叔粗糙的大手就开始抚摸我的头发。我的身心安然落地，重回现实，我看到了蓝天、炊烟、清河、油菜花。

我一直以为那双鞋子对叔婶来说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但两个长辈着实伤心了一阵子，像是丢掉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。一只鞋有什么用？我以为婶婶会气急败坏地将它扔到远远的稻田里去，结果发现她用旧报纸将那只鞋子包了，藏到床底下去了。

我的运程是从18岁那年开始的。那时我已长得比马悦高出一头，我以县城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。叔叔差马悦买来鞭炮，炮仗直冲云霄，爆炸声在空旷的稻田上空鸣响。村子里来道喜的人络绎不绝，隔壁的奶奶、婶婶们也帮着烧开水，热水瓶排队似的靠墙边排成一排，可还是不够。那晚叔叔喝了很多酒，他喝醉了。婶婶的眼睛也红红的。

马悦眼里洋溢着喜悦，他非常向往地对我说：“如果可以，买些糖果回来。”仿佛我将要去一个糖果满天的甜蜜世界。

第二天清晨，叔叔将我从梦中叫醒，这次他没有叫上马悦。兴许昨夜的酒未醒透，我跟在叔叔身后，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路，又吱的一声将木门打开，我们一起来到了户外的稻田里。

清晨凉风习习，天上还有淡淡的星光。叔叔带我来到我爹娘的坟前，理了理新长出的杂草，然后独自站在边上抽烟。我在坟前磕了三个头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流了一脸的泪水。然后，我又跟在摇摇晃晃的叔叔后面，从崎岖的山路上返回。

我看着星子渐渐从天幕消逝，想象未来的那个我，站在大都市的一隅，四处张望。我不知道，多年以后，我还会不会有像现在一样的心情，这样想念着爹

娘，想念着叔婶，还有堂弟马悦。

昔日，今时，未来，时光之水。

父母早逝的心理阴影，在我念完大学之后稍稍得以平复。无论你认为我的身世如何，我必须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如此神奇。时光之水，让人生充满了魔力。

许多年之后，当我成为金融界一名高管时，那个贪玩又讲义气的堂弟马悦，则开着“大奔”四处开会。每次打电话给他，他不是谈生意，就是说在考察项目。

“我们赶上了一段好时光。”马悦感叹着，他的普通话几乎没有乡音了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“这就是见识。”马悦对我说。

叔婶没住在南城，虽然马悦在南城给爹娘买了公寓，他们还是喜欢住在乡下，于是儿子给他们在老家盖了一栋三层楼房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看家。那只狼狗每天膳食的花费，超过我单位的用餐标准。

我在银行拿到第一笔工资时，就给叔叔买了一双皮鞋，给婶婶买了一块羊绒围巾。叔叔说：“这回不会让它进水了。”婶婶围着围巾道：“你这个地方不进水就都不会进水了，一双皮鞋记这么久。”她指指叔叔的脑袋，然后将新鞋塞入了床底。

对于叔叔家新居的内装修，我表达了自己的设计理念，马悦没与我争。于是，我亲自设计，并找来一家资质不错的装潢公司，敲敲打打了两个月便顺利完工。我让马悦转告叔婶，那些看似莫名其妙的装饰图案，叫做时尚。叔叔很高兴，只在装修初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那就是厕所必须做成蹲坑。

我曾让马悦亲自驾车送叔婶来沪，他们只待了三天就回去了。

“看不到天空，看不到泥土，看不到河流。”叔叔找出这样的借口。马悦则悄悄告诉我：“爹说坐在那个抽水马桶上，就没有解手的感觉，不畅快，他还是喜欢蹲坑；你别说，我们小时候那个露天的粪坑，光屁股坐在石板上，望望田野，四面通风，那个爽啊。”

每次回乡，我也只能小住几日，我已不适应没有咖啡屋、名品街的生活环境。我喜欢上海。喜欢大都市空气中漂流的粉尘，它们浸润着历史的气息，我称之为金融粉尘，犹如昔日这里曾有过的繁华。走在上世纪初建造的欧式老房子间的马路上，我总是能够沿着日光的影踪，追寻旧日印象。

南城与上海不同，它富有小资情调，且带着田园纯净的气息。水域宽广，植被丰富，城市周围似乎到处都是湿地。在我成为南城分行行长之后，我也就成

了这座城市的一方名流。银行行长的生活对于常人充满神秘与仰慕,而对本人而言枯燥大于乐趣、压力多于惬意。金融职场,无法随心、随性。

有一天,马悦打电话来说,他的企业被评上南城市最具成长性的50家企业之一。我约他在市中心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吃饭。酒过三巡,马悦说,这是他获得的第18个荣誉。他神秘地告诉我,算命先生给他算过了,他至多还有一次荣誉可得,不能超过“19”这个数。

“不会是说猫有19条命吧。”我笑道,“你又不是猫。”

“就像当伴娘不能超过3次。”马悦夸夸其谈道,“不过我的企业永远是行俏的姑娘,南城哪家银行不上门送贷款?好像就你没来过,这可以理解,可以理解。”

我知道,像马悦这样有“名头”的企业,都会成为银行争揽的目标客户。不过我倒并不是避嫌,各家有各家的风险偏好与准入门槛。贷款搞竞赛,迟早要出事。

马悦醉醺醺地回去之后,叔叔打来电话。大约马悦告诉叔叔我仍单身一人的景况,叔叔在电话中说,马悦女儿都10岁了,你还在等仙女吗?

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段日子里,曾有人争当媒婆,帮我介绍姑娘。平心而论,这些姑娘都不错,相貌端庄,职业稳定。一个叫妮妮的姑娘曾与我走得很近,两个小酒窝招惹得我情不自禁。我几乎要爱上她了。但是妮妮转达了她母亲一些建设性意见,比如房子的大小、酒宴的规格,比如婚前财产公证,等等。

我说妮妮,有人说,有爱情的婚姻好像只需要一张床。

妮妮说,那张床一定是金床。

妮妮永远不能逃脱母亲对她的羁绊,或者说影响。我曾请教过马悦,关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熏染,马悦直观地回答我:“这是共性。”

我很快就离开了她,与妮妮的经历让我对婚姻产生了恐惧。妮妮之后,我好心的上司给我物色了一位在证券公司做事的姑娘,是公司的主办会计。我们约见了3次,每次聊天,她都离不开股票的话题。

这个姑娘对股票的认知始终有着独到的见解。“均线、波浪理论只是局部,重要的是把握它的趋势。”她这样发表着个人观点。

“那么,你猜测一下我们的趋势好不好?”第三次见面时我试着问道,我已被她一成不变的话题弄得心烦。

“你属于大盘蓝筹,说好听点儿叫定海神针;说难听点儿,你别在意啊,叫八板子打不出个屁。买股票要买成长股,价值投资也不是死捏着不动。”她说得很直白。

“可是,我没听清楚你最重要的预估,关于我们的趋势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你以后把钱交给我来打理，我们的趋势会像我手中的牛股一样，只要你不设立止赢点，它的成长就没有终点。”她仰着头自信地看着我。

“你知道，我从农村出来，一贫如洗。再说刚进银行不久，没有多少积蓄。”我说道。

她看看我考究的西服，严谨的气质，似乎不太相信我从农村来。但姑娘还是提前走了，引用她说过的话，那就是“投资一定要控制好风险，要把握好本金”。

从此，我再也没与这位炒股大师联系。不过她的话让我多少有些伤感，作为异乡人，穿金戴银不代表你已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。当你操着半生不熟的本土方言与人沟通时，也许你还根本没有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。

我属于什么？有时我自问。

——外乡人（真正的农民背景）、普通职员（那时银行不算是吃香的行业）、条件中等（才貌一般，唯一可取之处是喜欢看书）。

激情就这样平淡下来。此后的岁月里，我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也曾遇到过几个主动示爱于我的年轻姑娘，却始终未曾动心，直到我来到南城。

初临南城的那段日子里，全球经济欣欣向荣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炒股、炒基金、供楼，没有投资、没有负债的人统统被称做“农民”。银行各式产品都卖得很好，基金销售、住房按揭量成倍增长，只有储蓄存款咻咻在往下掉，钱都去了股市。

我没有任何投资，在那蒸蒸日上的日子里，我选择了一段爱情。

那是初秋的一个黄昏。我应邀参加当地企业家俱乐部举行的一个小型Party，地点在南城城郊汉山寺下的易水湖畔会所。因与客户面谈时间缩短，我成为第一位来到会所的嘉宾。我没有待在宴会厅里，而是独自从落地玻璃门口走出，临湖伫立。

这时，我发现了湖中的两只天鹅。

我开始坐在临湖的三人椅子上，凝望着它们。我不清楚两只白天鹅的性别。稍大的是公的，还是稍小的是公的？真的不能确定。

两只天鹅开始往右侧缓缓游动。我还是猜不出这两只天鹅的性别。好奇心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，调至拍摄功能，跟着天鹅游走的路线，边走边拍。

易水湖水质清澈，宁静闲逸。黄昏时分，夕阳从汉山的树林背后映照过来，将湖泊中的天鹅点缀得色泽动人，精致高贵。就在此时，汉山寺晚钟敲响的声音缓缓传来。湖中的两只天鹅同时张开了翅膀，羽翼与身体的启动溅起点点湖水。

我俯身准备按下最后一张动感的照片，却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的腿。一条黑色的裙摆，修长的两条小腿下面，是一双漆黑的女鞋。我是蹲下来倾着身子拍摄天鹅的，这一撞使我的手机险些滑落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了又一只“天鹅”，性别清晰，雌性。

年轻，这是第一印象，至少应小我七八岁；不会是一个人来，她顶多是一名助手，或是中层，这是其二，气质使然。

“你像是在拍那对天鹅。”她站着说，声音纯净。

我叹口气，站起身来。望着远去的天鹅，它们的性别于我来说越来越模糊，我拍拍阿玛尼西服上沾染的尘灰，将手机放入衣袋。

“喔，这两个家伙不太理我。”我向“天鹅”伸出手去，笑道。

她呵呵地笑了，目光清澈。她轻轻握住我的手，触及的力量轻柔得体，训练有素。

“马文。”

“姜晔。”

正如你所料，呵呵，常规礼节。

我看了一下手表，已到了晚宴时间，便与这个偷看我拍摄的姑娘走进了会所。

Party 晚宴上，好客的主人拿出了“路易十三”。尾段却是爵士风格的舞会。与上海的主题 Party 不同，南城的私人聚会虽然显得杂乱无章，不够纯粹，但主人好客、豪迈。这是南城人的风格，也是浙商的风格。

我在喧哗的音乐声中离开了大厅，再次沿着刚才走过的小径，独自往湖畔走去。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富有节奏地在我身后响起，我没有回头，一边注视着湖面上蓝色的灯光，一边停下脚步来，身后的脚步声随即停止。

我再往前走，身后的脚步声重又响起。我仔细聆听，感觉只有女鞋才会发出此种声响。于是，我转过身来，结果看到了双手拿着两只酒杯的姜晔。她像幽灵一样跟在我的后面。

转过身来的我伫立在那儿，而姜晔依然迈着富有节奏的步伐，朝我走来。她站到我的跟前，露出神秘的浅笑，将一只酒杯递给我。

“你像是从《聊斋》里出来的样子。”我从她手中接过红酒杯，说。

“看得出，你有些不屑一顾。”姜晔与我轻轻干杯，一边道，“我是说，你对这样的 Party 兴致不高。”

我品着干红葡萄酒，左手插到裤袋里，侧着身子与她说话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在这样清寂的环境里，面对青春貌美的姑娘，心情自然不错。

“略显凌乱。”我对晚会评价道。

姜晔笑了，她举杯时，右手腕上的卡地亚腕表闪闪发亮。我们聊了会儿职场的信息，姜晔告诉我，她是L银行信贷部新提拔的老总，宋行长带她来开开眼界。

需要打断你一下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在上层的社交领域，小至一根发丝的位置，都可能影响你的品位与他人对你的印象。而顶级品牌的衣着、配饰，则是基本符号。这些品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，就显现了你的品位，呈现了你对别人的尊重，以及自身的风格与文化。

“听说你从上海过来。”那会儿，姜晔这样对我说着，目光打量着我，“难怪身上带着大都市夜店的味道。”

姜晔说着，一边举起酒杯，将杯子调皮地先放到左眼位置，再移到右眼的位置，透过盛着红酒的玻璃杯子，她笑吟吟地望着我。

“我不迷恋夜店，仅仅属于喜欢。你以为我还很年轻吗？”我说。

“我从不猜度男人的年龄，男人似乎越老越值钱。”姜晔笑道。

从湖边飘来的水清气，隐隐渗透至脸庞，我示意姜晔将饮尽的空酒杯给我。她没有轻巧地将杯子递过来，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只是她表达的口吻让人有些吃惊。她说：“把杯子给我。”

就这么干脆，就这么简单。

我乖乖地交出了杯子。

她似乎违背了此种社交层面的规则，轻易显现了自己的率性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等待她下一句话语。姜晔说：“我们出来太久，待会儿会造成轰动的。”

“听起来像是在夸奖自己，夸奖我。”我含笑道。

她居然咯咯笑出了声，然后，捂住了嘴，俏皮地转过身去，准备返回。我站在她身后，望着她天鹅般圆润的颈脖，开口道：

“很想知道，你到外边来只是与我喝这一杯？”说完，觉得这实在是很愚蠢的问话。

姜晔握着酒杯的右手直指苍穹，笑道：“问它。”

我跟在她身后，跟着她有序的脚步声，朝喧哗的厅堂里走去。爵士音乐仍在继续，有两位男士，不，是银行家脱去了外套，随乐摇摆。

我看到姜晔走到了宋行长的跟前，宋行长很热情地向其他贵宾介绍他的女部下。我听着爵士音乐，试图将她与她身上的符号分离开来。她的身子在我脑海里忽然变成了天鹅，忽然又变成了以下的风景：

田园。村落。

然后是，青山、田埂、河流、青石板铺就的小桥。

混乱的思绪。我没有喝多少酒，但我着实感到了眩晕，这让我想起了《西游

记》，仿佛眼前的她是个女妖。这真是有些失常。

姜晔在宋行长身边待了一段时间，又出现在我的跟前。

“还是与你聊天比较自然。”这个“女妖”说道。这回我替她要了一杯干红，我说：“看得出，你跟我很相像，算是性情中人吧。”

姜晔将右肘支在后边的桌子上，一条腿弯曲，一条腿斜着，她露出了在酒吧喝酒的姿态。“我没想到你会一个人来。我是说，你应该带一位女宾的。”姜晔说着，又想到了什么，“S 银行的女客户经理一定很漂亮吧？”

我微微点点头，说：“不仅特别漂亮，而且特别有酒量。”

我告诉姜晔，每次有女生应聘进来，我们都会找时机放一瓶红酒，试试她的酒量。一年之后，酒量好的可以做到红酒两瓶起步，这样上桌就能镇住客户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培养劝酒能力。劝酒要会说，关键在于说什么，怎么说。善劝者，总能让客户一杯杯往肚子里灌，而自己则是小啜几口，气质若兰。一杯红酒，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，一圈下来，微微下降一点。

这些姑娘与客户交往，攻得出去，又守得住，不会在这些富翁面前迷失自己。更厉害一点的，当客户喝到差不多时再隆重出击，满满斟上一杯，马上可以让客户找不着北。

姜晔说：“你训练出来的姑娘前 5 年会成为魔鬼，5 年后则成为酒鬼。”

我说：“前 5 年是酒鬼，5 年后是魔鬼。”

“S 银行的业务都是靠喝酒喝出来的吗？让人刮目相看。”姜晔的这句话有些犀利，“我们极少这样喝酒。不过，你比我们宋行长年轻多了。”

我看了一眼宋行长，50 岁左右，身材确实。便对姜晔说：“你是宋行长身边的红人。”

“因为宋行长带我来这里吗？不，我是 L 银行的红人。”她一脸坏笑。借着别人围住宋行长说话的间隙，姜晔继续保持与我调侃。

“腻吗？我是说你们通常在这样的环境里。”她冷不丁道。

说得也是，寒暄、面叙、品酒，奢华的环境，但确实少了一些什么。如同我喝着甘蔗汁，但远不如啃一支甘蔗来得爽快。

“我比较随遇而安。”我说。

“宋行长说，他回到家里，就吃青菜、米饭。”

“这倒与你们宋行长相似。”我说。

L 银行毕竟是大银行，临走时，各路精英与宋行长一一握手道别。我站在人群的外圈。我知道姜晔走不过来了，她不可能离开宋行长半步，走过来与我握手道别，这不符合规矩。可我还是朝她望去，我在等待一个信号，相信她应该

会给我一个信号。

果然,姜晔用右手轻抚发际之时,目光朝我这边搜索过来。

参差不齐的人头时不时间断我们目光的交流,我看见姜晔渐渐转过头去。在上海的日子里,在我还很年轻的那会儿,我时常在等待这样的目光,结果等了一场空。在南城,我遇到这样一束目光,我仍不能确定,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。

这时候我竭力想看到未来的我,与姜晔可能出现的画面。要命的是在那一刻,我除了看到小时候家养的几只白鹅在啄我的脊背,而我一路狂奔之外,再无美好影像。

宋行长与姜晔被人簇拥着,往会所门口走去。两人的背影看起来,像是一只企鹅、一只天鹅。

就在那天晚上,我接到我的副手张行长打来的电话。他说市政府的重点项目——R 电力项目的招标日期已经定下。

在我来到南城之后,我就制定了分行 3 年的经营发展规划,核心之一是对客户实施分类管理。我的理念是,根据自身风险容忍度,在市场选择一部分适合自身业务需求的客户,用产品将客户吸引进来,然后打包给银行内部业务部门,用组合化服务,类似工厂集中加工的模式,满足客户的个性化服务与金融产品需求。

我示意张行长准备一下,我想去 R 项目公司拜访财务总监李韦女士。信贷部主任蒋立说,这个 50 多岁的女人不好对付。

是有更年期综合征吗?我心道。

据说,她任 R 项目公司财务总监之前,在 N 银行当过信贷部总经理,所以银行她再熟悉不过。张行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,他说:“李韦是一个算账很清楚的人。”

我说我还想了解她职场以外的信息。这时,蒋立说:“她酒量不错。”

我问蒋立:“那你的酒量长进没有?”

蒋立提拔为信贷部主任正职,唯一不合格的就是酒量了。作为曾在信贷、国际结算、资金业务部门工作多年的产品专家,他表现了对酒的一种抵触情绪。他说:“打个比喻吧,有的同志 26 个英文字母拆开会念,合拢就不会读;对于酒,如果一杯可以分成 26 杯,那我只能饮二十六分之一杯。”

张行长认为这是真正的谬论。蒋立酒量增幅较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夫人,因为每次蒋立喝醉酒回家,老婆都要给他睡地板。他越不敢喝,酒量就越退步。

酒量不就是喝出来的？张行长说。

既然张行长对直接分管下属蒋立如此不满，我想出一个办法来。我跟蒋立说：“我要请你夫人吃个饭，R项目先放一放。”

蒋立当然表现出惊奇的神色，他不明白我究竟有何用意。我对蒋立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用管你们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半边天。”

蒋立只得答应。有什么好说？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他回去就跟老婆说去了。

次日上班，蒋立说，夫人很高兴地接受了行长的邀请。

我跟张行长交代，当晚的客户应酬由他和蒋立参加，我要好好招待蒋夫人。张行长笑了，他说，你一定有什么计谋在里头。

我说：“R项目不可能你张行长、我马行长整天出马，还得靠小蒋，他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营销，这边酒喝到十点，家里就电话来催，客户会怎么想，还营销什么？”

晚餐地点放在一家具有东南亚风情的餐馆，桌布、碗筷、墙饰无不透出别样的风格，几尊佛像摆放在走廊两侧，珠帘随风而动，就是服务员的衣裳，也一律是异域风情。

蒋夫人来了，她穿着考究的套装，笑吟吟坐在我的对面。为了说话方便，我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包间。蒋夫人坐定之后，就说，怎么也没想到行长会请她吃饭。

我说，常听小蒋说起，你在家把他的胃管住了。说是你烧菜手艺了不得，总是有什么秘制配料吧。

蒋夫人脸红了起来，她说，小蒋这个也跟你们讲啊。

我说，管住男人的胃就管住男人的心了。

蒋夫人听了有点激动，她说，不会吧？我不太管小蒋的，也就是管了他的胃。

“你管了最重要的一个器官。”此话一出，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句话说得别扭。好在蒋夫人接话较快，她说，我做的菜他是喜欢吃的，但是外面的老酒他也是喜欢喝的。

我说，小蒋平时没有应酬的话，在家喝酒吗？

蒋夫人摇摇头。我说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，小蒋本身是不喜欢喝酒的嘛。

蒋夫人表达了不同看法。她说，我看他经常喝得很欢，喝得很高，喝得很舒服，喝得很开心。

酒喝醉了很难受的。我说。

不是吧，我看男人大多爱喝，我家小蒋也是，在外头喜欢酗酒，不说弄伤身体，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黄汤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。

我又说了一通好听的话，大意是她对蒋立营销工作的支持。又询问了她的